



弃物

游走在时间的边缘

waste _ BRIAN THILL

[美] 布莱恩·蒂尔 _ 著

刘欣玥 _ 译

弃物

游走在时间的边缘

waste _ BRIAN THILL

〔美〕布莱恩·蒂尔 著

刘欣玥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弃物:游走在时间的边缘/(美) 布莱恩·蒂尔著;刘欣玥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知物系列)

ISBN 978-7-5321-6535-3

I. ①弃… II. ①布… ②刘…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26465号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6-822号

发行人:陈征

策划人:林雅琳

责任编辑:胡远行

装帧设计:胡斌

书 名:弃物:游走在时间的边缘

作 者:(美)布莱恩·蒂尔

译 者:刘欣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760×1000 1/32

印 张:7.125

插 页:3

字 数:79,000

印 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535-3/G.0201

定 价:27.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39-2925888

“我们对废墟无所畏惧。”

——杜鲁提

“我们必须和垃圾共处，暴露出它的内在冲突。”

——菲利普·K·迪克《致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我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看吧，这个世界正在腐烂。”

——艾琳·迈尔斯

目 录

第一章	说吧，海滩	1
第二章	垃圾友人/过剩标签页	33
第三章	太空猪	63
第四章	百万年恐慌	93
第五章	毁灭论	125
第六章	碎片与石头	147
第七章	储藏之地	167
第八章	卡马西平湖	195
致谢		199
索引		205

第一章

说吧，海滩

OBJECT
LESSONS

保尔·瓦雷里 (Paul Valéry)¹ 在其著作 001
《欧帕里诺斯，或建筑师》(*Eupalinos; or The Architect*) 中曾写道，有一回苏格拉底在海滩上独自漫步时，偶然发现了一件光滑而洁白的神秘物品。他无法判断那东西是什么，也无法判断它从何而来。正如他后来跟斐德罗 (Phaedrus) 说的，那片海滨其实是一处有着特

1 保尔·瓦雷里 (1871—1945)，法国诗人，20 世纪初象征主义代表。诗歌中充满对生与死、行动与冥想、变幻与永恒的审美哲思，代表作有《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集》《海滨墓园》等。——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殊用途的荒地——人们将不要的东西丢弃在那里，一切伟大永恒的斗争的残骸都在那里聚集：

在海神尼普顿¹所辖与陆地之间，是神祇永恒的竞争之地，也是不情愿却无休止的交易之所。难以名状的、漂泊的碎片被海所拒绝，陆地也无法收留；搁浅的船只焦黑的残骸，状似被风暴里的盐分所腐朽，而那风暴来源之地是普洛透斯²的透明牧场；坍塌的怪物，死一般的冰冷色调。所有一切，被命运席卷上岸，陷入海浪与海滩之间无果争端的一切，来来回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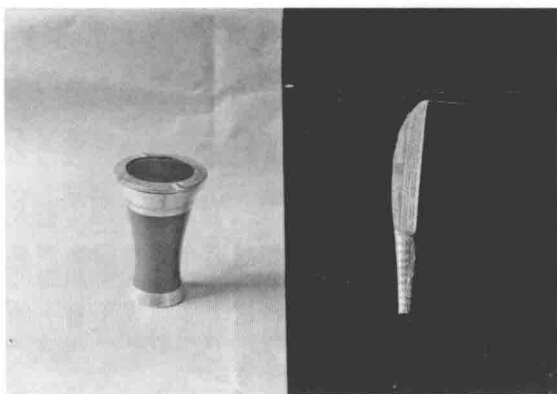
q
知
物

002

1 尼普顿（Neptune），罗马神话中的海神，相对应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海王星”的拉丁名即源出于此。

2 普洛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海神之一，波塞冬的牧羊人，能预言，可变形。

OBJECT
LESSON



镶金的黑曜石瓶子，腓尼基人的金银制小刀，比布鲁斯/朱拜勒

回，忽上忽下，随着潮汐的时刻消失复又重现。它们是冷酷命运和见不得光的财富的悲伤的见证人，也是如永恒般静止的交易玩物……

出于某种原因，苏格拉底在岸边看到的不可名状之物着实神秘，也着实迷人。他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一件自然产物，还是人工制品。它神秘莫测的来源、形态和用途令苏格拉底深感困惑。他最终被难倒，将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扔回了海里。

q
知
物

003

苏格拉底的难题，实则正是关于废弃物的难题。我们正身处一个充满各色残骸、污秽四溢的世界。它们无处不在，样貌不一，气味各异，又丑陋又笨重，是不同年龄、性情的人群的杰作。这些废弃物渗入一切微小的裂隙，游走在藏污纳垢的街道上，在荒野、城市和家庭

的每个角落里慢慢腐烂。这一研究话题的价值，总是丰富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个 1990 年代的海滩拾荒者，可能会在奎茨海岸（Queets）发现“鞋子大倾覆事件”¹后冲上岸的耐克运动鞋——当时满满一整船的昂贵的鞋子都落入海中，此后又花费漫长的时间漂向太平洋西北地区。最近前往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会发现前人留下的大量垃圾，以致他们不得不在疲惫的回程途中，将垃圾同自己的装备一起带下山去。从来没有任何人造产品可以像垃圾一样，如此经得起长途跋涉，如此无所不在。下至海洋，上至高峰，其身影随处可见。我们所丢弃的垃圾，仿佛为整个地球铺了一张厚厚的化工

1 “鞋子大倾覆事件”（the Great Shoe Spill），1990 年 5 月，一艘名为“汉萨号”的货运船在从韩国前往美国的途中倾覆，导致超过六万双昂贵的耐克运动鞋落入海中。此外，此次倾覆事件意外地帮助海洋科学家推进了关于洋流的研究。

地毯，更将触角伸向了裸露的岩层、海床的底部，安驻在森林、沼泽和湖泊之中。它在半空中，在水里，在流溢着媚俗光芒的家庭旧货摊里，在梁椽上塞满了垃圾的房子里；到了户外，它们又变成有毒的化学分子，弥漫在肉眼看不见的云层中。在福莱士吉尔斯垃圾填埋场 (Fresh Kills)¹，在朋地山垃圾填埋场 (Puente Hills)²，在其他成千上万的垃圾场里，堆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垃圾山，或变成不计其数的地下垃圾砖。石油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海滩沙粒与微塑胶污染物熔合，其地质成分逐渐更替为胶砾岩；诸如此类的垃圾土壤也已成为新的地

q知物

-
- 1 福莱士吉尔斯曾是纽约市内唯一的垃圾填埋场。由于自 1980 年代以来垃圾处理能力趋于饱和，于 1997 年关闭。此后纽约市计划将废弃的垃圾填埋地改造成大型城市公园，规模将是中央公园的三倍之大，此改造工程已于 2006 年开始实施，计划于 2030 年完工。
 - 2 朋地山垃圾填埋场位于加州的洛杉矶县，是美国第二大垃圾填埋场。

质学研究对象。海洋生物误吞微型垃圾后引起的基因突变也正在发生。现在，地质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科技化石”（“technofossils”）和高度压缩的城市碎片层。这些关于城市垃圾的数据，是地质记录和行星参数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垃圾记录下空间和场所，进而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它们的形象。然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可以说是足够幸运或足够愚蠢的——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无需以这种方式感知世界。在一些地方，空气看起来依然洁净得可以放心呼吸，树木看起来依然茂盛葱翠，充满活力的小松鼠也依然在玩耍嬉戏。即便如此，一旦人类的欲望要为这个世界打上印记，垃圾将永远是最有力，也最常见的手段。处处风景，遍地垃圾。这不仅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分布不均的大垃圾堆，也令我们在几乎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改变了感知自我及全人类的方

式。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¹所指出的，我们用垃圾和生产垃圾的复杂过程将世界变成了人类的殖民地，也创造出“人类的废品”（human waste）和生活在全球化时代肮脏之路上的“废弃的人类”（wasted human）。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些活着或死去的废弃物究竟何去何从，如果实在无路可走，它们对人类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制造完垃圾后已经没有任何退路。阅读鲍曼，则在时时刻刻提醒着读者：人类，已经亲手为自己的未来，建造了一座由文明垃圾筑成的巨大墓穴。

知
物

005 你很难在脑海中思考一样你无从把握的事

1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生于波兰。鲍曼被认为是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新穷人》《流动的时代》等。

物。在怎样一个尺度上考量垃圾，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关于垃圾的种种想法，好像不是太宽泛，就是太细小。总之，那是想要涵盖一切的欲望：想要命名、赋形、考察每一粒渣滓和每一片浮木；想要让这个术语像水面的浮油一样传播开来，覆盖这座星球上的所有耗费，覆盖所有种族和文化的灭绝，覆盖所有那些曾参与建造及毁灭昔日帝国的垃圾；大大小小，可见不可见的废弃物、化学污染物、腐烂的食物，这一切构成了灰霾的天空、黑褐色的污水和被垃圾覆盖的大地。

006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中，相比于辉煌古迹的断壁残垣，我更关心那些诞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垃圾种类：被填埋的电子游戏，正在地下缓慢泄露的衰变的钚元素，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在阁楼、车库和起居室里堆积的废品，被抛进了茫茫宇宙的卫星碎片。这些都是



沙滩上的人，密歇根州湖口镇

制造者在人类和未来的赌局中所下的赌注。到最后，矿泉水瓶、网站、儿童套餐玩具以及炸弹的下场，既讲述了自由女神像、长城或古罗马竞技场的命运，也体现了时间和人性。在《废墟的欢愉》（*Pleasure of Ruins*）中，罗斯·麦考雷（Rose Macaulay）¹以渊博又深情的方式，描绘了数个世纪以来古迹曾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以狄德罗（Diderot）²和其他热爱古迹的浪漫主义者为例，这些废墟，似乎总能激起他们强烈的情感——面对往昔岁月而产生的震颤、绝望或悲伤；或因为置身于不断流失的时间中而感到的恐惧。那些古代遗迹的瓦砾碎石似乎在讲述着人性的故事，让我们相信自己已

1 罗斯·麦考雷（1881—1958），英国小说家，女性主义运动家。代表作有《特拉松比之塔》《废墟的欢愉》等。

2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主编《百科全书》，为“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其他代表作还有《哲学思想录》《拉摩的侄儿》《宿命论者让·雅克和他的主人》等。

经对它们产生了某种情感依赖。但是更吸引我的，是吉尔达·威廉姆斯（Gilda Williams）¹所说的“废墟”（“ruin”）和“废弃物”（“derelict”）之间的区别。废墟的魅力曾吸引了狄德罗和无数忧郁的崇拜者，相比之下，废弃物只是前者的低级对应物。废墟是诗歌的缪斯，在它非凡、浪漫和宏伟的映衬下，废弃物看起来只是亟待被拆除和填埋的不起眼的东西。两者的区别，是庄严的美感和丑陋、危险以及公害的区别。对我来说，我非常能够理解，在我们的时代里，那些处于底层的庞杂的废弃物总是很快淡出人们的视线和欲望：它们无关紧要、不为人注意、难以捉摸、千疮百孔、丑陋、卑微而多余——这些曾经派过用场的东西最终却散落

q
知
物

1 吉尔达·威廉姆斯，当代艺术评论家，作家，编辑。现为伦敦大学教授课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哥特艺术，著有畅销作品《如何书写当代艺术》等。